

歷代內侍考

歷代內侍考卷之八

冠集

唐

劉貞亮 吐突承璀

劉貞亮本俱代名文珍冒稱養宦父故改焉性忠彊識義理平涼之盟在澤城軍中會虜變被執且西俄而得歸出監宣武軍自置親兵千人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眾會順宗立淹瘖弗能朝惟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然未得縱欲遂奪神策兵以自疆即用范希朝為京西北禁軍都將收宦者權而忠言

素儒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光琦、薛文珍尚行解玉、呂如全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李程、王涯，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高崇文討劉闢，復為監軍。初，東川節度使李康為闢所破，囚之。崇文呈闢歸，康求雪，貞亮劾以不拒賊斬之。故以專悍見嘗。遷累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元和八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呂如全歷內侍省，內常侍翰林使，坐理取樟材治第，送京都獄。至閩，卿自

叔又邪旻醉弱夜禁杖殺之五坊未起旻王志忠縱厲年八  
家榜二百奪職由是莫不懼畏

吐突承璀字仁貞閩人也以黃門直東宮為掖廷局博士察察  
有才遷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左神策護軍中尉左衛功德使  
封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  
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為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  
河南所而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宗惟澄曾進王為館驛使自河  
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王立之又詔內常侍  
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廌許

孟容李元素李吳簡呂元膺移質孟簡獨孤郁毆平仲白居易  
等家對廷矣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詔討  
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瑤御衆無它遠畧為盧從史侮  
狎踰年無功贖中詔摘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  
乃詔班師還為中尉平仲劾承瑤輕謀弊賦損國威不斬首無  
以謝天下帝不獲已罷為軍器莊宅使尋拜左衛上將軍知內  
侍省會劉希光訥羽林大將軍孫璋錢二十萬緡求方鎮有詔  
賜死跡繼承瑤故令出監淮南軍織人太子道事舍人李涉投  
函言承瑤等冤狀於是孔戣知函事閱其副不受即表其姦逐

為岷州司倉參軍然帝於承璫殊厚會李絳在翰林苦論其過  
故決遣之帝後欲還承璫為罷絳宰相白為內弓箭庫使復左  
神策中尉惠昭太子薨承璫請立禮王不從帝飾一室藏所賜  
詔敦地生皂二尺惡之躬奠除瘞之踰年帝崩穆宗銜前議殺  
之禁中敬宗時左神策中尉馬存亮論其兇詔許子士暉收葬  
宣宗時擢士暉右神策中尉是時諸道歲進閩兒號私白閩額  
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數咸通中杜宣猷為觀察  
使每歲時遣使致祭其先時號敦使墓戶宣猷卒用群宦力徙  
宣猷觀察使

論曰。憲宗之立。劉貞亮與有力焉。而終身無所寵假。似得馭  
之道矣。然吐突承璀。直以肯宮舊侍。淫蒙恩顧。其討成德  
也。罷以大帥。親為愆道。徵發半天下。以佐軍興。雖弊賦損威  
而弗忍深罪。尋且罷軍相。而輒還其故物焉。豈易所謂予  
剝者乎。嗚呼。忠如李絳。受主知如李絳。卒不能回英主之意。  
而黜一怙寵之閹。則格心難矣。

馬存亮

馬存亮字季明河中人元和時累擢左神策軍副使左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九十餘萬存亮料衆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劉玄明善玄明曰我嘗為子卜子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為變有詰其輒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活堂門閉時帝擊述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



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常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為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走，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恩殿，升御坐，並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詔急之，志以寶器賜其役，攻弓箭庫，伏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將軍何文哲、宗叔夜、孟光亮、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將軍李泳、尚國忠率騎兵討賊。日暮，射能及玄明皆死。始賊入中，入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邊明蓋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苑英門見天子，然三者不十一二坐賊。

所入闕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定封戶二百。梁守謙  
進開府儀同三司。乞論功賞。有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  
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為內飛龍使。太和中以右領軍銜上將  
軍致仕。封岐國公。卒。贈揚州大都督。存亮遺事。德宗更六朝。資  
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眾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  
而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李寔為拔廷局博士。大中  
時有宮人譟。武宣宗是夜卒寔直殿。守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  
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危。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  
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胥矜給事。今執勞過矣。樞密使

無慮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此楊復恭等宰相權  
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還朝。求致仕。隱青城山。  
年八十餘卒。

論曰。昭慈童昏。狎昵群小。時右軍漏承龍過。及倉卒天降。別  
意所未屬之。焉存亮也。存亮歷事景朝。精簡士伍。固非區區  
怙貴者。乃功成不足。謝權求出。嘗守澄誣。請甲錫。虜受立行。  
而固請公議。南司賢矣哉。獨為承璫。稱枉而示辭。一立之格。  
耳。嚴遵美引分自安。絕類上矣。

昭慈敬宗疏

仇士良

仇士良字匡美，循州興寧人。順宗時，得侍東宮。憲宗嗣位，再遷內給事，出監平盧、鳳翔等軍，嘗次敷水驛，與御史元稹爭舍，上廳擊傷稹。中丞王播奏御史中丞以先該至，得正寢，請如舊章。帝不直稹，斥其官。元和太和間，數任內外五坊使，扶掖鷹犬，畿所至，邀吏供餉，暴甚冠盜。文宗與李訓欲殺王守澄，以士良素與守澄隙，故擢左神策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使相厚肉已而，訓謀悉逐中官。士良悟其謀，與右神策軍中尉魚弘志、大盈庫使宋守義扶帝還宮。王涯、舒元興已就縛，士良尋脅等令自承。

反示牒於朝。於時莫能辯其情。皆謂誠反。士良因縱兵捕。無輕  
重悉斃。兩軍公卿半空。事平。加特進右驍衛大將軍弘志。右衛  
上將軍慕容守義。右領軍衛上將軍李石。朝政褻狎。有風岸  
士良與論議。數屈深忌之。便刺石於說仁里。馬逸而免。石懼  
辭位。士良益無憚。澤潞劉從諫。亦與劉約。誅鄭注。及劉死。憤士  
良得志。乃上書言王涯等八人。皆宿儒大臣。弱保富貴。何苦而  
反。今大戮所加。已不可追。而名曰逆賊。含憤九泉。不然。天下  
夫士良。畏禍伏身。誰肯與陛下共治邪。即以劉所移書。遣部將  
李卿以聞。李卿至。會石遇盜。京師擾疑。不敢進。從諫大怒。殺李

卿騰書于朝。又言臣與訓誅注以注本官。豈所執罪。不知聞知。今四方共得宰相。欲除內官。而向軍中。尉閣自救。死矣。相殺我。謂為反逆。有如大臣。拔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安有縱停劫。橫尸闕下哉。陛下視不從聽。未聞也。且宦人根黨蔓延在內。臣欲面陳。恐橫遭殺害。謹脩封籍。繕甲兵。為陛下腹心。如姦臣弊制。誓以死清君側。書聞。人人傳觀。士良沮恐。即進從諫檢校司徒。欲弭其言。從諫知可動。復言臣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宜先宥。淫等罪不可聽。則賞不宜妄出。安有死免不申。而生者荷祿。固辭累上書。暴持士良等罪。帝雖不能去。然倚其言。羞自疆。自

是讎鬱不樂。兩軍悉獵宴會絕矣。開成四年。苦風痺。少間。召宰相見廷。兵退坐思政殿。顧左右曰。所直學士謂誰。曰周墀也。召呈。帝曰。自爾所訖。朕何如主。墀再拜曰。臣不足以知。然天下言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詠。漢獻。孰愈。墀惶駭曰。陛下之德。成康大景。示足此。何自方二主哉。帝曰。詠獻受制。弱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遠矣。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後不復朝。至大漸云。始樞密使劉弘道。薛季稜。宰相李珪。楊嗣復。謀奉太子監國。士良與弘志議更立。珪不從。乃矯詔立潁王為皇太弟。士良以兵奉迎。而太子還為陳王。初。莊恪太子薨。楊貴妃謀立。

安王不克武宗已立士良發其事勸帝除之以絕人言故王妃  
皆死士良遷驃騎大將軍封楚國公弘志韓國公吳封戶三百  
俄而王嗣復罷去弘逸李絳誅吳帝每防雖士良有援立功因  
寔嫌之陽示尊寵李德裕得君士良愈恐會昌二年上尊號士  
良宣言宰相作赦書減禁軍諒殺勿赦以搖怨語兩軍曰帝有  
是樓前可爭德裕以白帝命使者諭神策軍曰赦令自朕意宰  
相何豫爾渠欲是士乃帖然士良惶惑不自安明年進觀軍容  
使兼統左右軍以疾辭罷為內侍監知省事固請老詔可尋卒  
贈揚州大都督士良之老中人舉送還第詔曰論君善事天子



能聽老夫語乎。眾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  
儒臣則又訥諫，智深慮遠，或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  
矣。為諸君計，莫若殫財貨，盛鷹馬，日以迷獵，辱色，盡其心，極其  
靡，伏憶不知息，則必斥經費，闕外事，萬機在，我思擇權，力欲為  
往，或眾再拜。士良數二王，一妃，四宰相，命誥二十餘年，亦有衍  
自村，恩禮不衰云。死之明年，有發其家藏兵數千，詔削官爵。  
籍其家，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在慎由為輔  
林學士，直夜未半，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唯張  
周密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訓。

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群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校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應階。數帝過失，帝倪首。既，良士良指帝曰：不為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戎曰：毋泄。禍及何宗。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論曰：自周公以無逸勗成王，而天子之不可閑暇也。法家拂士，顯龍言之，乃仇士良亦以是語其徒邪。然法家拂士，不欲

天子閑暇愍即於淫也而士良之不欲天子閑暇則愍其即於理也故日以澤色狗馬離然誇而中之令其耽耽焉徵逐而不能已而後乃可以得志險哉士良是腹之蠶而苗之蠹也何其敢於獨以國呈此哉雖然慮之剝矣身將安託其後唐祚尚未告終而內侍省已先喋血則其所以禍人國者亦適足以自禍耳獨恨其貽禍於天下後世未歇也

楊復光 曾知慙

楊復光閩人也。本裔氏。有武力。少養於內常侍楊玄价家。頗以  
鄧誼自奮。玄价奇之。宣宗時。玄价監鹽州軍。誣殺刺史劉舉。舉  
有威名者。世訟其冤。稍遷左神策軍中尉。請去宰相楊叔雅。罷  
震時。復光有謀。畧累監諸鎮軍。乾符初。佐平盧。鄧度使。曾元裕  
擊賊王仙芝。敗之。招討使尔威擊仙芝於江西。復光在軍。請剽  
官吳彦宏。約賊降。仙芝還。將尚君長。自縛如約。威疾其功。召請  
僖宗誅之。故仙芝怨。復引兵叛。後天子寤威階禍。罷之。以兵與  
復光。乃進禽徐唐莒。王鐸為招討。復光仍監軍。鐸之彙剽而也。

山南東道鄧度使劉巨容定其地以忠武別將宗浩領荆南奉  
寧將段彥謨佐之復光父嘗監忠武軍而浩已為大將見復光  
少之不為懼彥謨亦耻居浩下遂有隙復光曰胡不殺之彥謨  
引慄士擊殺浩復光以容常滋假留後而奏浩罪薦彥謨為朗  
州刺史詔鄭紹業為荆南鄧度使以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過  
賊右衛帝西幸台紹業見行在復光更引彥謨為荆南鄧度使  
彥謨論行邊詣復光以黃金數百兩為謝其後忠武同度受賊  
禽嘗夜宴召復光左右曰彼既附賊必不利公不如毋行復光  
固往酒所語時事復光泣曰大夫所感獨恩與義耳彼不顧恩

義規利害何大夫哉公奮匹夫封侯乃捐十八葉天子北面臣  
賊何恩義利害昧昧邪岌流涕曰吾刀不足湯合而陰離之故  
召公計曰持杯盟曰有如酒即遣子字宗斬賊使于溥合秦宗  
權據蔡州叛岌沒光以忠武兵三千人見之宗權即遣部將王  
淑持兵萬人從復光定荆襄師次鄧淑逗遛復光斬之并其軍  
為八以康晏弘晉暉張造李師秦王建韓建等為之將進攻南  
陽賊將赤溫何勤達戰大敗遂收鄧州追北至橋會母喪班師  
俄起為天下兵馬都監總諸軍與東面招討使王重榮并力定  
關中朱溫守同州復光遣使鈔諭溫以所部除方賊之疆重榮

憂不知所出。謂復光曰：臣賊邪，且負國拒戰邪？則兵寡奈何？復光曰：李克用與我世共難，其為人奮不顧身，此數召未即至者，由太原道不道耳，非忍禍者。若諭上意，彼宜必來。重榮曰：言白玉鐸，以詔使至太原，克用兵乃出。京師平，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同華制置使，封弘農郡公，賜號資忠，禪武主國平難功臣。卒。河東贈觀軍容使諡曰忠肅。復光御下有恩，軍中間其死，皆慟哭。而麾下多立功者。諸子為將帥數十人，守宗亦為忠義。却度使

中人曹知慙者，富家子，頗沈鷙，賊在長安，知慙以清濁二谷之

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陰教。士變衣服，言語與賊顯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問錫金紫，擢內常侍。帝將還，曰：「大言我且遷，眾大散，關下閔群臣可歸者，納之。」曰：「令攻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繫殺其眾。」

論曰：楊復光以大義責周茂，而漣酒為盟，曾知慙顯，沛山谷間，乃能糾眾，設奇，斯皆足以滅賊之魄矣。惜哉！虜虜而修宗浩之郤，復光于是乎不濟，而知慙旋以失言，實為悲夫。



王守澄 劉克明

王守澄者，史亡所載。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鎛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畫浮屠大通仁畫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甄入曰元佐，言有秘方能化瓦礫為黃金，詔除甄令，與董景珍、李元戰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躓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群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內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

志武帝於中和殿。緣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景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造罪久不討。故以京申錫為宰相。謀。同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誥。乘其弊。於是流楊承和於驪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元素於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育。守澄以軍容便。就第。使內養齋。就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涓。自徐州監軍召還。死於中年。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斬遂良。趙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速工得見。便殿內簾。宣徽院。或教坊。

然皆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為戲樂。四方聞之。爭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血流廷中。帝驩甚。厚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既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為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嘉憲。閻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明定寬。我帝更衣室。禱詔。白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降王領軍國事。明日下遺詔。降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窰。頡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

尉梁守謙、魏弘簡與宰相裴虔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拔刃死。出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人家資。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論曰。王守澄劄克明等。身負弑逆在法。不赦。克明雖旋踵受戮。而守澄据勢三朝。文宗色羞十載。僅得馮焉。而李訓、鄭注遂憫然自雄其力。謂中人之命。可以談笑制之矣。妒功猜妬耳。露之變。非不幸也。雖然。女子小人。近之不孫。遠之則怨。愆宗惑方士。敬宗好擊鞠。而在石執脫。動見摧辱。是操遠之之術。

馭近之入。彼悻悻者。方逞不遜之心。以洩其不堪之怨。則將何所不至乎。以是知尼父之慮遠也。

劉承偁

穆宗時昭義監軍劉承偁侵鄆使劉悟擁舉軍諱怒執承偁為亂帝問裴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曰臣藩臣不敢與大政敢請固問之對曰在承偁怙寵恣睢悟不能堪忍嘗以書自訴於臣時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旁不自平欲持悟書聞上陛下嘗知之乎帝曰未知也悟誠惡承偁何不自以聞乎度曰上下懸絕臣去天顏咫尺尚有未能自明者况千里翠靜悟豈自意能回聖聽哉故不敢也帝默然曰為當奈何度曰必欲收忠義心獨下片紙詔書數承偁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爭感

奮頭為陛下死矣。帝遲回久之曰。承偕太后養子。更思其次。度曰。投荒可乎。曰可。乃流承偕而昭奉遂安。

論曰。唐以監軍釀亂者數矣。承偕迨雖舉軍誅。怒雖曾載於實。直言之。負責而業已戕。小使彼囚。係焉。微裴晉公忠言悟主。則昭義不與河朔並志。而為四子故人。主職在論相也。雖然。閻弘簡與元學士比。而視晉公。而師迄無成。河朔之忌小。禁聞之患大。諒哉。弘簡魏弘簡也。元學士頌。

王宗賢 楊公慶

宣宗二子長邨王淮無寵幼愛王滋愛欲立之以非次故猶豫者久及寢疾宰相不得見以中尉王宗賢懷二心不可屬為內侍王歸長等三人便擁立煆王於是三人相與計出宗賢監淮南軍宗賢受敕出左軍副元寶謂曰聖人不豫踰月矣中尉何不入一見聖人而遽遠出乎宗賢悟入至寢殿帝已崩眾首宮人環泣矣宗賢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邨王立為太子已即位取歸長等赦是為懿宗帝初立內樞密請中書揖相杜悰出斜封書殺之發視則宣宗大新時宦官請蓋圓



奉也。宣徽使楊公慶繼至曰：時宰相無名者，當反法處之矣。侂拱拱手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封還之。謂公慶曰：上欲罪宰相，當於廷英面承旨，行何倉卒？子公慶出，謂兩樞密曰：內外一添上新踐祚，當施德天下，何得遽責成宰相乎？若習以成性，中尉樞密亦豈能自保事？

論曰：宣宗子鄂王長立，長法也。願溺於幼者，而忤中尉，懷二心。夫二於幼，不忠於長子，况是備大事，宰相不謀而內侍是屬。宣徽樞密且乘是以撼相臣矣。謂宣宗為英主，其然哉。

田令孜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本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象軍。西軍帝沖駭。喜鬥。驚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鬥。驚一鵠。至五十萬錢。真內園小兒。尤昵狎。以罷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咸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福坊茶園。有來訴。

者皆杖死京兆府令攷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  
假賜緋紫不以問百度蕭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  
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皆貪相與備員偷安喑  
然而己左拾遺侯昌業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竄入賜  
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攷每是白必阿色倡和初黃巢取  
廣州頭罷兵攜欲罷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  
度賊乘之陷東都令攷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  
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  
何望聊還宮令攷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盡

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為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石神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元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見蜀陋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環袂北望。怡然流涕。令孜伺間。開舞呼萬歲。帝為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鈺敬瑄。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衛。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忿。令孜令致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罷易偏惠。均衆士誠大弱也。令孜目曰君有功邪。答曰。

戰黨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珙之功。令孜善怒，曰：知之密，以配注酒中，珙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割城邑，敬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駝所。帝聞，突與令孜保泉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尤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諫，君與臣一休相成。安則同樂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獨足，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危來，與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罕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

之天子北司豈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敎使太宗時宮中穴  
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  
百官彙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改送  
不奏矯詔貶昭國嘉州司戶赤軍使人沉于墓湖初昭國知正  
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  
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  
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為偽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煮楊復  
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  
已故薄其賈自惟謂怪決勝緊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死大

單于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政畏克用且偏與重  
崇運章請詔令政而駐鳳翔。令政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政以  
兵入寢殿。逼帝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政勸  
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政劫質天子。生  
方鎮之難。使政進迎乘輿。政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揚晟軍。帝次  
梁洋。稍引而南。政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政懼人  
圖己蒙面以行。使王建長劔五百清道。囊傳重授之。次大散關。  
道險澀。帝危。從難數矣。分軍守靈壁。元進兵。政長驅蹙帝。帝以  
閣道毀走。他道困甚。祝王建勝。且寐覺而斂。僅能至興元。政重

帶表誅令孜。安慰群臣。詔以令孜為劔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孜沮而止。宰相進率群臣在鳳翔者。表令孜割國煽禍。惑小人計。交亂群帥。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萬。解給行在。重榮以令孜在不奉命。孜乃奉嗣襄王煜。即偽位。致敗。帝乃得還京師。始帝入蜀。諸王徒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孜驅使前。王歎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耻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侯。帝曰。陛下記吾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劔南監軍使。閤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城。固表解官。不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法。置



不行王即位是為昭宗楊復恭代為觀軍容使出王建為壁州  
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州蜀黎雅等州詔即置  
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致謀與建連衡元朝廷且曰吾子也嘗  
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致登城譏建曰老夫  
父相厚何見困答曰父子恩何敢忘願父自絕朝廷苟改國別  
父子如初令致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致夜負印節投建明  
日入成都囚令致碧雞坊始石神策統軍宗文通為諸軍所疾  
令致曰事已見欲殺之既見乃欣然更養為子名彥賓即李茂  
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認為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

臨刑裂帛為詛，投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虜有禮，因赦  
誅人法既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論曰：曰令攻以克放之資，際冲馭之主，重權在握，威福任情，  
交亂強藩，劫制天子，至於倉皇播越，而猶假三諫臣以箝六  
下，天下可盡籍狗子，卒之將相交論，而烈帝受誅，則生平所  
為作威作福者，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三諫臣者，拾遺侯昌言、孟昭、固嘗也。

歷代內侍考卷之九

拜集

唐

楊復恭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宦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略步學術監諸鎮兵屢勦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頽威福斷使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

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啟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據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後立我矣。嘗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臣祿傾漢。

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受璽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  
鄴外藩。恐負勢。頗地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  
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己權。白為黔南鄴度使。道興  
元。而兄守子亮方領鄴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瓌舟于江。宗屬貴  
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恭以詩子為  
州刺史。就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畢歸  
其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入畏之。帝欲斥  
復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  
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鄴使掌六軍管籥。光寵甚。既勢鈞。遂與

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  
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  
恭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  
不遲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  
心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  
樂坡斬其旌節貲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劔節度使  
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  
恭兵出為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几杖  
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道居商山俄入居石化坊第第近

王山警守信為軍使數者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造  
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  
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頒之家人拒戰守信  
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  
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  
門重逐擊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人入  
至銀臺門訶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郤村嗣光審出斬之從  
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為天威  
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

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劾守亮納叛臣請  
出兵討罪軍餼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討使官尹愔甄執  
不可帝亦謂茂貞得山南必難司詔而解之茂貞劾復恭自謂  
隋諸孫以恭帝禪唐故名復恭達狀明白且請削守亮官爵遂  
檀與行瑜出討旬號興元卽度使詔宰相書悖慢不臣帝為下  
詔令茂貞行瑜討之景福元年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  
茂貞以子繼守畧興元詔吏部尚書徐彥若為鳳翔卽度使而  
以茂貞帥興元不拜請繼畧為留後帝不得已授以卽度使自  
是茂貞始疆大復恭與守亮等自閬州將北奔太原趨商山至



乾元為韓建遜士所禽，即斬復恭守信檻車送守亮京師，梟首長安市。茂貞上復恭與守亮書曰：承天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為吾披荆榛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奈貞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假子彥博奔太原，收葬其尸。李克用為申雪，詔復官爵。

論曰：承天門雖隋家舊業，而楊復恭非隋氏諸孫也。李茂貞前後所言似不足信，惟是后身覆於江，詔使戕於路，則誰寔尸之哉？况興元拒禽，自為戎首，即不如茂貞言，亦安所逃？無將之戮乎？雖然，向微激於張濬，或亦不至於此信乎？端揆重

地必非小有才者所能括也

揚守亮本名嘗亮守信即嘗信亮茅也為復恭假子

劉季述

附王仲先

劉季述者本微單稍顯於僖昭間擢參樞密使楊復恭之斥帝以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尉觀軍容使時李茂貞得與元愈跋扈不軌宰相杜讓能與內樞密使李周謹及重遂謀誅之乃興師以嗣覃王戒丕為京西招討使神策大將軍李鐵劄之茂貞引兵迎僻盤屋薄與平王節愜逐逼臨臯以陣暴言讓能等罪京師震恐帝坐安福門斬重遂周謹以誅茂貞更以駱全瓘劉景宣代為兩中尉乾寧二年茂貞與王行瑜韓建以兵入朝李克用率師討茂貞次渭北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奔京師謂景

宣等曰沙陀十萬至矣請奉天子出幸避其鋒景宣方與茂貞  
睦故全瓊與鳳翔將周圭共脅帝行岐王行賢及景宣子繼  
晟縱火剽東市帝登承天門矢著樓閣帝懼暮出莎城士民從  
者數十萬至谷口入碣死十三夜為盜掠哭聲殷山徙駐石門  
茂貞恐乃殺全瓊景宣及圭自解天子還京師以景務脩守道  
弼代之俄專國宰相崔胤忠之徐彥若王搏懼禍不解稍抑胤  
以和北軍胤怒劾搏黨官豎不忠罷去侏賜死流道弼驩州務  
脩愛州並死瀾橋逐彥若于南乃以李述海王仲先為左右中尉  
疾胤尤甚時帝嗜酒怒毒左右不常李述等愈自危先是王子

病。季述引內醫工車環蹶筠，久不出。季述等共白帝，宮中不可  
妄處。帝不納。詔著籍不禁。由是疑帝與有謀。乃外約朱全忠  
為兄弟，遣從子希正與汴邸官程巖謀廢帝。會全忠遣天平節  
度副使李振上計京師。巖因曰：「主上嚴急，內外惴恐。左軍中尉  
敬廢昏立明，若何？」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不象，廢  
君不祥，非吾敢聞。」希正大沮。帝夜獵苑中，醉，設侍女三人。明日  
午漏上門不啟。季述見亂，曰：「宮中殆不測。」與仲光率王彥範、薛  
奔、李師虔、徐彥回、總衛士千人毀闌入，謀所立未決。是夜宮  
監竊取太子以入。季述等司矯皇后令，曰：「車謀蹶筠，勸上殺人。」

襪塞穴咎皆大不道兩軍軍容知之令立皇太子以主社稷黎  
明陳兵廷中謂宰相曰上所為如此非社稷主今當以太子見  
群臣即召百官署奏胤不得對季述衛皇太子至紫廷院左右  
軍及十道邨官俞潭程巖等詣思玄門對請士皆呼萬歲入思  
政殿遇者皆殺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於牀將走季述仲  
先持帝坐以所持鈿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  
也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唯軍容  
謀季述出百官奏曰陛下督倦于勤頭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  
東宮帝曰昨與而等飲甚樂何至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宮監

掖帝出思政殿后偁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  
久疾令太子監國巖等皆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述就帝輦  
左右十餘人入囚少陽院季述液金以金以完鋪師虔以兵守  
太子即位於武德殿帝號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大赦天下  
東宮官屬三品賜爵一級四品以下一階天下為父後者爵一  
級群臣加爵扶厚賜款媼附上下改東宮為問安宮季述等皆  
先誅戮以立威夜鞭笞盡出尸十輩凡有寵於帝悉榜殺之殺  
帝弟睦王師虔尤苛察左右出入搜索天子動靜輒白季述帝  
衣畫服夜沉食自賁進下至紙筆銅鐵疑作詔書兵器皆不與

方寒公主嬖御無衾纊哀聞外廷胤告難於朱全忠使以兵除  
君則全忠封胤書與李述曰彼翮覆宜罔之李述以責胤胤曰  
妾人爲書從古有之必以爲罪請誅不及族李述易之乃與盟  
胤譏全忠曰左軍與胤盟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二侍兒  
全忠得書恚曰李述使我爲兩面人自是始離李述子希度至  
汴言廢立不計又遣李奉本虜示太上皇詰全忠狐疑不決李  
振入見曰豎刁伊戾之亂以資霸者今閹奴坐劫天子公不討  
無以令諸侯乃囚希度奉本遣振至京師與胤謀是時李述歆  
盡誅百官乃弒帝決天子令天下都將孫德昭董從實盜沒錢



五千緡仲光衆辱之督其償株連甚衆亂問其不逞曰能殺兩  
中尉迎太上皇而立大功何小罪足羞又遣客密告德昭割帶  
內密凡通意德昭避別將周承誨期十二月誨伏士安福門待  
旦仲光乘肩輿造朝德昭等劫之斬東宮門外吓少陽院呼曰  
逆賊斬矣帝疑未信皇后曰可獻賊首德昭擲仲光頭以進宮  
人毀扉出御長梁門群臣稱賀承誨馳入左軍執李述彥乾至  
樓前胤光戒京兆尹鄭元規集萬人持大板帝詰李述未已萬  
挺皆進二人同死挺下遂尸之兩軍支黨死者數十人申官奉  
太子遁入左軍收得國璽齊偃死井中出其尸斬之全忠愍送

嚴京師，斬于市。李述等夷三族，以德昭檢校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從是檢校司徒、容管度節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氏李曰繼昭。曰彥弼，亦檢校司徒、邕管節度使。視宰相秩，皆踰扶傾濟難，忠烈功臣。國形凌煙閣，留宿衛。凡十日乃休。竭內庫珍寶賜之。當時號三使相。人臣無比。初，延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使立侍，得與聞。及出，或為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崇前受事。師虔請於屏風，沒錄宰相所奏。帝以侵官不許，下詔與徐彥回同誅。

論曰唐室闕尹當劉季述時月已逾於幾望而操弓挾矢也  
群然睥睨於高牆之側矣。猶弗少戢而壯是粉用。至取翮廢  
立而幽君父。是自速其禍也。焉珉俱進聊足以紓一時之忿  
云。

孫德昭賜姓名李德昭  
並從實賜姓名李彥屬

韓全誨 張彥弘

韓全誨、張彥弘者，皆不知所來，並監鳳翔軍。全誨入為內樞密，使劉季述之誅崔胤、陸扆，見武德殿右廡。胤曰：「自中人與兵，王室愈亂，臣請神主策左軍，以扆主右，則四方藩臣不敢謀。」昭宗意不決。李茂貞語人曰：「崔胤奪軍權未及，予志滅藩臣矣。」帝聞，召李繼昭等問以胤所請，奈何？對曰：「臣世世在軍，不聞書生主銜兵，且罪人已得，持軍還北司，使帝謂胤曰：『議者不同，勿庸主軍。』」乃以全誨為左神策中尉，彥弘為右，皆拜驃騎大將軍。袁易簡、周敦容為樞密使。胤怒，約京兆鄭元規遣人狙殺之，不死。全

誨等知胤必除已乃已因諷茂貞留選士四千宿衛以李繼筠  
繼徽總之胤亦諷朱全忠內兵三千居南司以巽敬恩領之韓  
偓聞岐汴交戍數諫止胤胤曰兵不肯去耳偓曰初何為台邪  
胤不對諫者知京師不復安矣全誨彥弘及彥弼合勢恣暴中  
官倚以自驕帝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胤固請盡誅之全誨  
彥弘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宦人更求處妹  
知書者數十人侍帝為內調由是胤計多露始張濬判度支楊  
復恭以軍貲乏奏假鹽趨一歲入以濟用度遂不復還至胤乃  
白度支財盡無以京百官請如舊制全誨趙李繼筠訴軍中隱

其請割三司隸神策。帝不能却。詔罷胤領鹽鐵。胤銜之。全誨等懼帝誅已。與繼誨彥弼。禮筠交通謀亂。帝問令孤渙。渙請召胤及全誨等宴內殿。和解之。韓渥謂不如顯斥一二柄臣。許餘人自新。妄謀必息。不然。皆自疑禍且速。雖和解之。凶焰益肆。帝乃止。是時全忠并河中。胤為悉詔令入朝。又詔書曰。上反正。公之力。而鳳翔入朝。引功自歸。今若後至。必見先討。全忠得詔。還汴。悉師討全誨。帝以為忠。又欲其與茂貞同功。即詔并力。令胤詔一鎮書示帝意。全忠取同州。汴兵凡七萬。威震關中。全誨等泣奏曰。全忠且至。欲脅陛下。幸關東將謀得禪。臣不忍見高祖天

下移它姓。顛至鳳翔，合義兵討元惡。帝未許，方在乞巧樓。全誨急，即火其下。帝下樓，乃決西幸。彥弼等以帝未即駕，愈諫宮中。禁索苛亟，帝與后相視泣。宮人私逃出都，民崩涕。或奔開化坊，依胤第，自固閉，無留家。鳳翔軍與左神策兵陣大衢，長樂門外。若丘墟然。於是日南至，百官不朝。帝坐思政殿，時彥弼先入鳳翔。全誨逼帝出，惟皇后諸王數百騎為衛。帝繡袍塗金帽，以右神策軍從。賈天復元年十一月壬子，全誨等逐火宮城，繼誨彥弼欲劫百官從天子。李德昭等按兵衛之，乃得免。茂貞以帝居盤居，全忠取華州，下令自擇曰：吾被詔及得宰相書，令入朝，既

至皆偽也。逆臣全誨震驚天子，脅乘輿出遼，暴露草莽。吾當入對言狀。時公卿皆在長安，數日不聞朝廷救書。胤使王溥見全忠曰：上猶盤屋，公且亟進。群臣虛知獻等奏記全忠，請西迎天子。荅曰：進則似脅君，退則負國，然敢不勉。胤率百官迎全忠，趨橋入舍。長安一昔而西，茂貞聞全忠至，以帶入鳳翔。從臣纔三四入，全忠遣楊達、裴鐸入鳳翔奉表。天子汴部將康懷英、冀破李繼昭于武功，禽賊六千級。全誨懼，請救於李克用。克用遣全忠書勸執崔胤，洗海內謗。全忠不答。進屯鳳翔，東偏。茂貞登城諭諸曰：天子厭災于此，讒人誤公來，公當入覲。全忠曰：官官皆



驚乘輿，吾以兵問罪，迎上東還。王非同謀者，尚何所言。明日，國  
鳳翔，茂貞不出。帝遣中人詔全忠誨，師不奉詔，使者再往。全忠  
聽命，引兵攻邠州。李繼徽嬰城三日，乃降。貞其妻復使繼徽守  
回塋三原，胤與鄭元規至三原，邀說全忠。全忠亦自聞茂貞將  
戰，徙營渭北，據高原，戰不勝。全忠夜入盩厔，拔蓋田，復屯三原。  
時李克用攻慈隰，救鳳翔。全忠還河中，克用部將李嗣昭戰數  
不利。全忠取晉汾二州，嗣昭遁還河東。全忠曰：「此茂貞所倚，今  
敗矣，何能久乎？」胤復說全忠曰：「宦豎謀擁帝入蜀，且泣。全忠執  
其手，乃定計迎天子。會朱友寧敗岐兵于莫父，居人皆入保全。」

忠以精甲五萬與茂貞決戰岐兵敗仆尸萬餘茂貞祇下八百人就縛乃嬰城自夏訖冬兵連不能解勝敗相償援軍十餘萬數為全忠優襲不進城中日困全忠由是取鳳郿坊成隴等州間劫鈔以佐軍餉故能不乏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增甲士守宮殿初帝至鳳翔有鴉數萬棲殿樹謂之神鴉俄而鴉不來人以為恐全誨等小人既勢寃更相怨疾不復遠慮時所用竇瑄帝輟所御膳賜全誨等三讓帝曰難得時款同味耳茂貞食鮮美帝曰此浚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聞者皆駭於是全忠軍攻東城焚橋塵戰部將李繼寵出降茂貞懼密圖誅

中官以紓難先遺書<sub>曰</sub>禍亂之生全誨首之變與倉卒故迎天子至此且公示至懼之盜馮茂公既志朝社稷請奉乘輿還宮僕頭以散賊從全忠然許然軍稍薄城大譁者三岐軍皆投塹無門意帝召茂貞全誨彥弼及宰相蘇檢李繼岌繼忠謀和已決中官復沮罷之曰帝曰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奈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sub>兀</sub>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入耳全誨詣茂貞叩頭詐茂貞讓曰士伍亦何知復詐于帝帝不許李繼昭見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驃騎復

破吾族乎。罵之乃出降。宦豎數傳援軍至。皆相賀。百姓笑曰。詔我乎。是時全忠合四鎮兵十餘萬。營壘相屬。晝夜攻外兵。詔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亦諾。外兵曰。奪天子賊。諸鎮見崔胤。皆狐疑不出師。唯青州節度使王師範取兗州。襲州。華李克用攻晉州。以為援。全忠懼。園益急。全誨等素諂諛。常為全忠胤所憚。乃請先殺之。以迎天子。帝既急。宦人脅遷而茂貞又其黨。全忠雖外示順。終悖逆。皆不可倚。欲狩襄漢。依趙匡凝。然不得去。乃定計歸全忠。以紓近禍。三年正月。茂貞請遣使諭全忠。單詔崔構。戢中人郭遵。詣往。既行。又命宮人麗顏。馳見全忠。諭密旨。乃

以蔣玄暉入衛二日，茂貞獨見。至日，旣全誨彥弘，恨甚，遠食不能捉匕，自見勢去，計無所用，垂頭喪氣。帝召韓偓見東橫門，執手涕泗，帝曰：「今先去四大惡，餘以次誅矣。」於是內養八輩候廷中，授命，每二輩以衛士十人取一首，俄而全誨、彥弘、易簡、敬容皆死。即詔第五可範為左軍都尉，王知古、楊虔朗為樞密使，知古領上院，虔朗領下院。繼筠、繼誨、彥弼皆伏誅。茂貞取其輜重，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悉以首內布囊，詔將玄暉、學士薛貽規送全忠。曰：「是皆不肯使乘輿東者，既斬之矣。」全忠大喜，徧告軍中，以姚洎為岐汴通和使。全忠詔茂貞書曰：「宦

者乘陣詈不已。曰：「稟王旨，是子茂貞懼，復誅小使李維彝等十人。」於是開壘門，全忠猶攻北壘。帝遣寵顏御，賜中箱寶器，使罷兵。又捕殺中官七十人。全忠亦使京兆誅黨與百餘人。天子入全忠軍，全忠沉首，素待罪。容省傳呼徹三伏，有詔釋全忠罪。使朝服見全忠，伏地泣曰：「老臣位將相，勤王無狀，使陛下及此，臣之罪也。」帝亦為咽命，韓偓起之。解玉帶以賜，召之食。帝顧衛兵，或有噴發者，因履解。目全忠為吾繫之。全忠跪結履，汗浹于背。而左右莫敢動。是夜，帝三召皆辭。朱友倫以兵衛帝，李克用引軍去。帝還京師，胤全忠諫盡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侍

省哀號之聲聞於路留軍弱數十人備宮中灑掃胤以鎮入性  
謹厚即詔王鎔擇五十人為救使內諸司宦官主領者皆罷於  
是追諸道監軍所在賜死其財產籍入之詔以中官脅遺狀及  
全忠迎乘輿本未告方鎮罷監軍院咸視國初故事以三十人  
為員衣黃衣不得養子內諸司皆歸省若寺兩軍內外八鎮兵  
悉屬六軍全忠還汴州帝以第五可範等無辜廢悼之為文以  
祭自是宣傳詔命皆以宮人始劉季述專廢立中人皆與聞帝  
反正誅季述及薛齊徑數族而已餘貸不問又悔之後稍稍誅  
矣群臣寢不安時帝憇幽辱能勵心庶政故曰見群臣間治道

有志中興而全誨胤爭權外名疆臣劫本朝以相吞蓄卒用闖  
東軍窮討暴誅君側雖清而全忠勢遂張帝卒弒死唐室以亡  
其禍本於全誨彥弘矣

論曰崔胤受父秘記浞嫉中官必欲盡除之以快其意勢不  
得不假外兵外兵入而唐祚殺矣嗟嗟緇郎詎獨有壞其門  
戶已邪又臣悲漢唐之季亂亡一撤而推本於人謀洵刺夫  
使小人當國則其謀永有不洵利者也故易曰鼎折足覆公  
餗其形渥凶論相者尚三復焉

李絳諡即周承趙與李絳胎李才獨同時賜姓名者也



歷代內侍考

五代

後唐

張承業 張居翰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闕為內常侍。張承業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通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及出。承業復為監軍。晉

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  
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河戰河上十餘年軍國  
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  
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  
妃伊叔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  
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貴賜伶人而承業  
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茂為承業起舞  
舞罷承業出賢幣幣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茂小字以語承業  
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幣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

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老臣救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物。庫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謔詈。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

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貞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貞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貞因以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夫天下望不可，莊宗諫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

深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主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玖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

安山之北谿以兒。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指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論曰吾聞張留侯始終為韓承業豈其苗裔邪何矢心唐室  
之死而靡有它也嗟乎唐家養士三百餘年而孰意伏節殉  
義僅得之一擷景之老奴哉居輸以一字活千人仁矣而不  
事明宗求歸田里豈徒默默苟免者乎夫此兩人當昭宗時  
瀕死矣幸以匿免而其後皆足以自樹然則內侍有之誅誰  
謂無冤濫哉是故當國者權不可弛威亦不可竭先幾而杜  
諸微臨事而去其泰甚斯已矣

李從襲 馬紹宏

宦者李從襲，莊宗供奉官也。同光三年，莊宗封長子繼岌，魏王與郭崇韜將兵六萬伐蜀。自出師至王衍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初，莊宗遣從襲監中軍，高品李廷安、呂和柔為典謁。從襲等素惡崇韜，又見崇韜專任軍事，益不平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自王宗弼以下，皆爭以蜀寶貨妓樂奉崇韜父子，而魏王所得匹馬、帛、帑、壺、壺柄而已。崇韜日決軍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唯大將晨謁，衙門闌然。由是從襲等不勝其憤。崇韜亦素嫉宦官，嘗



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為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  
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從襲等聞此言皆切齒已而宗  
弼率蜀人見繼岌請留崇勳鎮蜀從襲等因言崇勳有異志勸  
繼岌為備繼岌謂崇勳曰陛下倚侍中如衡幸尊之廟堂之上  
期以一天下而制四夷必不棄元老於蠻夷之地此等非予敢  
知也莊宗聞崇勳欲留蜀亦不悅遣宦者向延嗣趣繼岌班師  
延師至成都崇勳不出迎及見禮益慢延嗣怒從襲等因告延  
嗣崇勳有異志恐危魏王延嗣還具言之劉皇后涕泣請保全  
繼岌莊宗遣宦官馬彥珪往視崇勳去就是時兩川新定孟和

祥未至所在盜賊亡聚山林崇韜方遣任圜等分出招集恐後  
生變故師未即還而彥珪將行見劉皇后曰臣見延嗣言蜀中  
事勢已不可禍機之作間不容髮安能三千里往復稟命采劉  
皇后以彥珪語告莊宗莊宗曰傳言未審豈可便令果決皇后  
不得請因自為教與繼岌使教崇韜明年正月崇韜留任圜守  
蜀以待知祥之至崇韜期班師有日彥珪至蜀出皇后教示繼  
岌繼岌曰今大軍將發未有慢端豈可作此負心事從襲等泣  
曰今有密敕王苟不行使崇韜知之則吾等無類矣繼岌曰上  
無詔書徒以皇后手教安能殺招討使從襲等力爭繼岌不得

已而從之。詰旦從襲以都統命召崇韜。繼岌登樓以避之。崇韜  
入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搥碎其首。繼岌逐班師。至興平。聞明宗  
反。兵入京師。繼岌欲退保鳳翔。至武功。從冀勸繼岌馳趨京師。  
以救內難。行至渭河。西都留守張筠斷浮橋。繼岌不得渡。乃循  
河而東。至渭南。左右皆潰。從冀謂繼岌曰。大事已去。福不可再。  
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泣下。久之。面榻而卧。令李環益殺之。  
官者馬紹宏嘗與郭崇韜俱為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  
即位。二人當使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  
為樞密使。紹宏為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勾使以

紹宏領之天下錢穀出於租庸者皆經內勾既而文尊繁多州  
縣為弊遽罷其事紹宏兀側目崇勳因請立罷妃劉氏為皇后  
以自固劉皇后卒殺崇勳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于京師莊  
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  
宗之反紹宏啟之也

論曰郭崇勳頗兵贖貨固宜不得其死然崇勳不死明宗猶  
虞西顧而莊宗或可恃以無恐豈遂至狼狽而失據乎故崇  
勳之首方碎明宗之騎已前繼岌間弱孺子縱浮橋不斷勢  
亦安得復生也嗚呼諛殺大臣逼喪元子如從襲者雖服上

刑不足以盡其辜矣。馬紹宏見信於莊宗而奉命不忠，輸情所忌，罪寧減從製子弟，不知明宗誦誅閹宦時，此輩得免刑，儻否耳。向延嗣禦得於三行而喪員於張鏡，天道好還，乃爾哉。

崇壽子廷誨

同光四年二月己丑，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為樞密使。此即馬紹宏，賜姓李也。

## 楊希望

楊希望，莊宗平盧監軍也。鄆度使符習以鎮兵討趙在禮，習未至魏而明宗兵變，習不敢近。明宗遣人招之，習見明宗於胙縣。希望聞習為明宗所召，乃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使王公儼素為希望所信，紹希望曰：「內侍盡忠朝廷，誅反者，家族孰敢不效命？且分兵守城，以虞外變。習家不足慮也。」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希望，斬之。習家屬由是獲免。而公儼因自求為鄆度使。明宗以房知溫代習鎮平盧，拜公儼益州刺史。公儼不時承命，知溫擒而殺之。習復鎮太平。

論曰揚希望忠矣而闇於事機卒為王公儼所愚以死惜哉  
然事雖未成而其心則可無媿也故持表而出之以風末世

孟漢瓊

孟漢瓊明宗宣徽使也明宗晚而多病王叔妃與漢瓊出納左右遂專用事未弘昭馮贇並掌機務於中大事皆決此四入初安重誨討關西漢瓊自行營還曰言重誨過急遂罷重誨重誨旋見殺長興四年十一月明宗幸土和亭得疾秦王從營入問起居帝疾甚不能知人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弘昭贇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明宗聞秦王已死悲咽幾墮於榻起六日而崩弘昭贇遣漢瓊至魏召宗王從厚入立是為愍帝而留漢瓊權知後



事明年正月漢瓊請入朝弘昭贊乃議從成德范延光代漢瓊  
北京留守石敬瑭代延光鳳翔路王從珂代敬瑭三人者皆唐  
大臣以漢瓊故輕易其地又不降制書第遣使者監其上道從  
珂由此遂反兵已東愍帝大懼急召弘昭計事弘昭乃自投于  
井安從進亦殺瓊于家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  
帝惡而殺之 廢帝即潞王從珂也

論曰五代時有石昶者為節度使符習所重乃為臨淄令習  
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尋以公事至府上謁彥朗贊  
者以彥朗父諱石更其姓曰佑昶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

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謂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戎。當明宗已病。從榮禍起有端。而未弘昭馮贛不能見幾而作。顧反依阿婦寺。入堯樞機。殺從榮立愍帝。侈然自以為功。而不知坐席未溫。身已僂死。為天下笑。夫非萬世之炯戒哉。若孟漢瓊者。則足以殺其冠而已矣。

趙

李弘規

趙王王鎔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募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山。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鶴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者。從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同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

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銘不答。弘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銘前。銘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大禮。挾弘規。漢衝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銘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銘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論曰。鬻拳兵諫。君子非之。薄昭親太后弟也。殺一漢使。文帝輒以法。蓋人臣無將。將而弗誅。其何以訓焉。石希蒙眩惑王鎔。伏遊忘返。李弘規之諫矣。然一不見聽。而帳前容辯。希蒙畏元。此漢法所必刑者也。且弘規本謀。豈真為王鎔畫忠計。

邪持以己與希蒙並侍左右而希蒙臥起獨視不勝慎也故  
乘機而剪之耳其與漢衡俱族非不幸也然法至於族止矣  
而必欲窮究則羣心動搖即徵張文禮親軍其無發難者乎  
故曰入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微矣夫

前蜀

唐文宸 宗光嗣等

蜀王王建晚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宸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宸判六軍事無大小皆決文宸初建以幽王宗賂貌類已信王宗傑于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為太子而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與文宸教相士言行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行由是得立及建疾文宸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大臣問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宸欲為變乃殺之建因

以謂老將大臣多許昌故人必不為太子用思擇人未得而疾  
急乃以宦者宋光嗣為樞密使判六軍而建卒太子立去宗名  
衍平衍少荒淫委其政於光嗣老德景潤澄王承休歐陽晃田嘗  
倚等而以韓昭潘在迎顧在珣嚴旭等為狎客起宣華苑苑有  
重光太清延昌會真之殿清和迎仙之宮降真蓬萊丹霞之亭  
飛鸞之閣瑞獸之門又作怡神亭與諸狎客嬖人日夜酣飲其  
中嘗與太后太妃游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若  
仙乾德六年以王承休為天雄軍節度使天雄軍秦州也承休  
以宦者得幸為宣徽使承休妻嚴氏有絕色衍通之安重霸狡

詭多智善事人。是時深結承休。因勸承休求鎮秦州。行遂以承  
休為鄜度使。重霸為其副使。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行。請行泉  
游行。亦以承休妻嚴氏故。十月幸秦州。群臣切諫不聽。行至縣  
谷。而唐師入其境。行懼。遽留王宗弼守縣谷。遣王宗勳宗儼  
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望風退走。行詔宗弼誅宗  
勳等。宗弼反。與宗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行自縣谷還。至成都。  
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行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入。明日御文  
明殿。與其群臣相對涕泣。而弼亦自縣谷馳歸。登大玄門。收成  
都尹韓昭。宦者宗光嗣。景潤。澄。歐陽見等殺之。函首送于德茂。



安重霸亦以計逐承休而以秦成階三州降于唐蜀遂亡

后六

太妃即徐賢妃淑妃

論曰王建崛起屠販屢經戰陣始事楊復光為都頭繼屬田令孜為假子復光猶知有朝廷而十軍阿父欺君誤國則建所目擊者也奈何晚年昏于批晨而中官用事獨不鑒唐之覆轍乎至為太子擇人而竟以宋光嗣當之夫衍駭孺子耳彼見其父之簡任在此安得不信而委之以政也是故君子創業垂統務為可繼斯善矣

南漢

樊澄樞

南漢主晟初名洪熙性剛忌不能任臣下而獨任其嬖倖宦官  
林延遇官婢盧瓊仙內外專恣為殺戮晟不復省晟卒子鉞立  
鉞尤惡以謂群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  
任遂委其政於宦者樊澄樞陳延壽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  
閤然後用澄樞等既專政鉞乃與官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  
復出有事延壽又引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胡子身鉞於內  
殿設帳帷陳寶貝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坐帳中宣禍福呼

銀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虛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銀言澄樞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尚書左丞鍾允章參政事深嫉之數請誅宦官宦官皆不司大賢二年銀祀天南郊前三日允章與禮官祭壇四顧指麾宦者許彥真望見之曰此謀反耳乃拔劍升壇允章迎叱之彥真馳走告允章反銀下允章獄遣禮部尚書薛用丕治之允章與用丕有舊因泣下曰吾今無罪旬誣以死固無恨然吾二子皆幼不知父冤俟其長公可告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而子報仇邪復入白銀并捕二子繫獄遂族誅之陳延壽謂銀曰先帝所以得

傳陛下者由盡殺群弟也。勸銀稱誅諸王，銀以為然，殺其弟桂王璠。興是歲，乾隆元年也。銀將邵廷璜言於銀曰：漢乘唐亂，居此五十年，幸中國有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入，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矣。久亂久而治，自然之勢也。今聞真主已出，必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勸銀修兵為備，不然，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銀情然莫以為慮。廷璜言直，深恨之。四年，芝茵生宮中，野獸獨寢門，苑中羊吐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諷群臣入賀。五年，錄以宦者李托養女為貴妃，專寵托為內師，太居中導政。

許彥真既殺鍾允章，惡龔澄樞居已上，謀殺之。澄樞使人告彥真，反族誅之。七年，宋師南伐，克郴州，暨彥實、陸光國皆戰死。餘眾退保韶州。銀焘思走瑁，言遣走瑁以舟兵出光口，抗宋師。會師退，廷瑁訓士卒修戰備。嶺人倚以為良將，有諸者，殺無名書。言走瑁反，銀遣使者賜死。九年，宋太祖詔李煜諭錢，使稱臣。銀怒，囚煜，使者龔慎儀。十三年，宋遣潭州防禦使潘美出師，師次白霞，銀遣龔澄樞守賀州，郭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秋。潘美平賀州，十月平韶州，又桂平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其愚如

此開寶四年正月平英雄兩州銀將內侍潘崇徽先降師次瀧頭銀遣使和求緩師二月師度馬逕銀遣其石僕射蕭滄奉表降淮行銀惶迫復令怒兵拒命美等進師毀遣其弟祥王保興率文武詣美軍降不納壘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爾焚為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宮殿銀以海舶十餘悉載珍寶嬪御將入海宦官樂乾竊其舟以逃歸師次白田銀素衣白馬以降銀初名絕興

論曰嗚呼劉銀間至此乎自古中瑄之忠於國也孰與朝紳而銀槩疑有家室者必懷內顧然則當宋師之南澄樞守質

州崇岳守桂州李托守韶州曾不能發一矢以抗敵而迎降者崇微竊逃者樂乾皆銀鑿所謂無家室而親近可仕者也竟誰為銀盡忠者邪不亡又奚待焉抑聞諸大夫曾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為政其後曹伯陽立公孫疆為司城以聽政而曹亡南漢主嚴更名龔有胡僧言識書滅劉者龔也由是易龔為龔至銀而果用龔澄樞等以亡其國豈小人柄用固屬天意而人力無如之何邪抑亦世澤既斬而繼世者蓋以自作之孽故終不可違也夫曹之世澤猶遠耳劉隱之澤僅足沒身而龔為刀鋸文

解劊剔之刑。毒於蛟蜃。此豈長世之術哉。况晟翦其支。而鉞  
又承之以閹。縱微龍澄。極等國亦未有不亡者也。昔秦始皇  
罷天下以僞胡。而卒亡秦祚者。近在胡亥。然則滅劉之龔。豈  
即劉龔之龔。與噫子孫不肖。後世如鼠入牛角。即龔亦死其  
亡矣。徵興亡之故者。又安可直誅之天意哉。

龔音儼



閩

林延遇

閩閩人林延遇者閩主娶南漢置國信所于漢使延遇主之南漢主數問以閩事終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粵語粵處人宮禁宮如是子聞閩主死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哭者三日論曰世降五季其匪人道哉路人視君傳舍視國者舉朝盡是而林延遇乃心居國以去閩語閩為耻豈梁琛之匹乎獨其初何以與宮婢比而專恣為殺戮也則其哭也亦許善心之哭故主耳為詐而已矣